

# 林白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及其修辞风格成因

江南, 庄园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徐州 221116)

**摘 要:**林白是文坛上“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小说语言自由妖娆,具有强烈的诗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色彩描摹的诗性化、句式选择的诗性化、语言变异的诗性化。认知语言学认为,人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活动,而这种思维是借助隐喻、借助诗歌描写来进行的;因此,考量林白小说诗性语言的修辞成因,隐喻作用不可或缺。林白小说的诗性语言以陌生化和空白点为读者带来一种语言延伸的审美体验,这种诗性语言不仅是中华民族语言诗意图象的传承,也是推动文学风格演变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林白小说;诗性语言;修辞风格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6)06-0047-06

1994年林白在《花城》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主要讲述了女人多米从小到大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欲望,林白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大胆、深刻地表现了女性心理,被视为文坛上“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林白小说语言优雅细致、自由妖娆,注重营造浪漫诡异的诗性意境。她巧妙地将文本消融在语言之中,并努力寻求语言常规的突破和变形,尽可能将语言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到最大化。本文拟考察林白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力求构建一个简单的框架以总结其语言经验,增强其语言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

## 一、林白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

林白小说语言具有强烈的诗性特点,而这类特点主要是靠变通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得到的,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色彩描摹的诗性化、句式选择的诗性化、语言变异的诗性化。

### (一)色彩描摹的诗性化

有学者认为,林白由于有过从事电影工作的经历,所以会在小说中进行大量色彩的描摹,从而带给读者一种强烈的镜头感<sup>[1]</sup>。事实上,运用色彩词创设画面古已有之,它也是诗歌从古至今构筑审美意境的重要手段。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那河畔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徐志摩《再别康桥》)。这些诗句中或相互映衬,或相互对比的用颜色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画面感。同样,在林白小说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色彩描绘。

### 1. 用渐变色或对比色唤起视觉形象

渐变色属于同一颜色,只是饱和度不同,或者属于同一色系中的邻近色。对比色指将不同色系的颜色放在一起,使之产生强烈对比和撞色效果,产生较为强烈的视觉震撼。林白用渐变色或对比色描述事物,在读者脑海中唤起逼真清晰的视觉形象,使读者产生对色彩的美感联想,从而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例如:

(1)一种渗着红色的橘黄的颜色迅速布满天上地下和空气中,黄得吓人……橘黄的颜色在空气中滞积着,越积越厚,到了傍晚雨还没有下,所有的房屋树木都闪耀着这种惨黄的颜色……傍晚的时候,惨黄的光色中又掺进了灰黑…… (《大声哭泣》)

(2)(宾客)都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的白衬衣在荧光下奇怪而刺眼,整个厅堂笼罩在一种幽蓝的微光中,大厅出奇地大,当中置放着一张红色的案桌,比女人的裙裾更艳丽,比水晶的杯子更剔透。

(《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

例(1)从渗着红色的橘黄到越积越厚的橘黄再到惨黄,最后是掺进了灰黑的惨黄,色彩一点点变得

收稿日期:2016-04-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新时期小说语言研究”阶段性成果(12YJA740029);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PAPD)

作者简介:江南(1955—),女,江苏南京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修辞学研究。



凝重,而这样怪异的色彩也暗示着环境的险恶,是长期被继父骚扰的小姑娘恶劣生存环境的某种象征。例(2)中出现了四种完全对立的颜色:黑色、白色、幽蓝、红色。前三种颜色都属于冷色调,营造出了一种诡异、阴森的巫性意境。而这时,又突然出现了一种“艳丽”“剔透”的典型暖色——红色,不由得使人心一震,很容易就会联想到烈火或者鲜血,四种色彩间不断地冲撞、对比,带给读者一种不安、恐惧的心理感受。

2. 对可视物变色或对无色物着色,以反差营造独特象征

不循常规,以甲物的色彩着色于乙物,或给无色物着色,正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样的非常规色彩描写给读者造成一种视觉与常识的强烈反差,使其内心受到震撼之余,领略到作者深刻的用意与独特的象征。

(3)如果我死去,也是死在这样一朵灰色的花中,这种死法使我感到自己不同寻常。 (《万物花开》)

(4)正如深圳是焰火火红的颜色,香港就是这颜色里闪亮的光,它们互相辉映,蔚为大观,一次、二次、三次地闪烁在灰色阴沉的冬季…… (《说吧,房间》)

例(3)花朵几乎很少有灰色的,灰色的花朵神秘而诡异,死在这样的灰色花朵中,自然不同寻常。这也是“我”——一个被所谓的正常人看作疯子的脑瘤患者“不同寻常”的心理活动。城市和季节原本都是没有颜色的,但在例(4)中,灰色的冬季里,深圳是火红的,香港是金色的,巧妙地表现出被单位裁员后的主人公在这个阴冷的冬季中得到《深港都市报》的招聘信息后,不由自主地产生的对于深圳和香港这两座城市的美化和向往。

## (二) 句式选择的诗性化

林白小说中时常会出现一些像诗行一样排列的语句,对称的语句组合正如诗歌追求的“建筑美”一样增添了韵律节奏与美感。同时通过内容上相互呼应、逐层推进,以求达到特定的艺术效果。

### 1. 以对称句式营造韵律感

贯通的语势,对称统一的句式用形式的和谐增添了韵律节奏与美感。例如:

(5)那金黄色的烟草是否还晾在天井里?那深处的青苔是否还是翠绿的颜色?

那墙上,是否还会再有一只手,画一只大如鲸鱼的眼睛? (《墙上的眼睛》)

(6)后来相簿就不在了。

后来相簿又回来了。(《墙上的眼睛》)

例(5)中,“那……是否还……”的疑问排列增强了回忆的力度,在叙述中渗入了淡淡的惆怅和忧伤,最后一句是对前两句的总结,也是点题,尽管字数上不能与前两句达成一致,但是大致对称统一的句式,贯通的语势使得语句的意蕴相互呼应,跃然纸上。例(6)以个别字的调整维系着整个句子的工整,字数的一致保证了形式的对称。而句义的对立更加反衬了这种形式的平衡,使阅读时瞬间产生耐人寻味的效果。

### 2. 以错落句式营造跳跃感

林白小说中的一些句群中长短短短的句子(成分)错落有致或比肩而立,就像不固定字数的诗行能够使诗的外形像高低不等的楼群,形成参差的美感。句子的长短与语义的顿歇、情感的抒发相一致,使得听觉上悦耳的内在节奏和视觉上愉目的外形有机统一。在对事物进行充分的描述后,以独立的、极为简短的句子突然收尾,往往是对前面描述的总结。

(7)那片青苔从此就枯死了,很久没有长出来。一小片黑色的疤痕,就像天井的伤疤。

冬天的时候,青苔都干了,那个疤痕还在,只不过变了颜色。长着青苔的地方有些发黄,疤痕却是白的。

这个疤痕就是天井的眼睛。

它是父亲变的。(《墙上的眼睛》)

(8)这些枝干像刺一样刺过来,这无数的刺中有饭钱、医疗费、女儿的入托费、房租水电费,等等。一切。(《说吧,房间》)

例(7)这个句群被作者进行了包孕内涵的排列,很明显的是有意为之。句子描写的是“我”所希望的父亲自杀方式,跳跃的句子读起来非但不恐怖,反而让人感到淡淡的温暖。需要说明的是,林白对于“死亡叙述”有一种奇异的迷恋,她的唯美倾向往往驱使她把死亡写成花朵凋零般的美丽。所以,“我”为父亲安排的自杀方式也脱离了苦痛与悲伤,充满了诗意的色彩。例(8)将种种费用一一列举,描述生活的巨大压力,突然用“一切”两个字作结,给人一种喧嚣的闹市瞬间寂静的感受,更加荒凉而又悲情。

### (三) 语言变异的诗性化

西方结构主义认为,诗歌语言从整体上表现为一个反常规系统,具有某种重建性。艾青说:“诗人必须为创造语言而有所冒险。”<sup>[2-3]</sup>这种“创造”和“冒险”

就表现了强烈的重建意识,进而使得诗的语言打破一般文章的陈述性结构和惯常的语法序列。由此,我们才能看到“枯藤老树昏鸦”中意象组合的悲怆,才能看到体味主语缺失却反而更富韵味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总被无情恼”,才能感受语序故作颠倒而诗意更富流动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正如中国古代诗论中“诗无理语”的说法,语理不通而情理通,无理而妙,佯谬实真。

所以,穆卡洛夫斯基说“为了使语言突出,可以系统地违反规范标准”,而且“违反标准的方式越多,语言中诗歌的可能性就越大”<sup>[4]</sup>。在对于文本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林白通过多种手法打破常规语言,超越横向语轴上的语法规定,并最大限度地实现纵向语轴上的联想功能。这种变异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语言辞面上看似不合情理,其深层次意义更加丰富。

我们以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的林白短篇小说代表作合集《春天,妖精》为对象,据笔者统计,集中收录的20篇短篇小说共出现变异修辞现象336次,主要运用了四种变异手段:组合搭配变异、聚合单位变异、修饰语位置变异和标点符号的变异。四种变异手段的分布比例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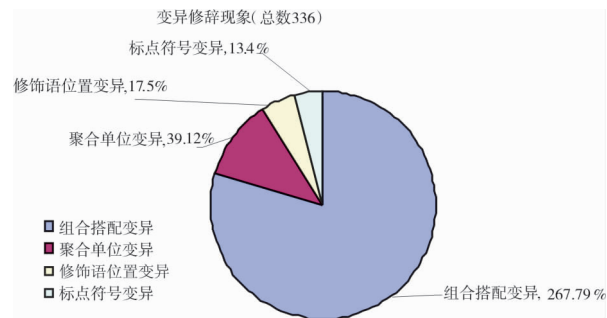


图1

其中,组合搭配变异所占比例最大,达到267个,聚合单位变异39个,修饰语位置变异17个,标点符号变异13个。囿于篇幅,下面重点谈论组合搭配变异中的联合搭配变异与零标点的使用。

### 1. 联合搭配变异

所谓组合搭配变异,就是由于表达的需要,词语与词语在组合搭配时,虽符合语法规范,但却超出了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语义内容和逻辑关系。如果这种搭配是对常规语言搭配的充满美感的偏离,语言就被赋予了某种诗性色彩。如诗人北岛在将“生活却没有目标”的习惯性搭配说成“歌声却没有归宿”(北岛《走吧》),让读者自己领悟与体会文字下蕴藏的更深层次的语义信息。用轴图表示如图2:

这个句子,经历了两次搭配的变异:第一次是由

生活(M)	没有目标(P)
歌声(M1)	归宿(P1)

图2

M-P(生活没有目标)到M-P1(生活没有归宿),第二次是由M-P1(生活没有归宿)到M1-P1(歌声没有归宿)。从语言表达形式上看,组合搭配的变异和优秀的常规搭配表达区别不大,都具有形象性、鲜明性、生动性的特点,它们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语里层面的词语排列组合上。作为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组合搭配变异在林白小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作品语言传达出独特的神韵。

林白小说语言中,组合搭配变异中的联合搭配变异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反义组合,指出于写作目的的需要,结合语境用意义相反的语词进行搭配,达到意味深长的效果;二是重叠组合,指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意义相同或者相近的并列成分进行搭配,利用语言的“粗放经营”方式<sup>[5]</sup>造成一种看似语义冗余实则内涵深刻的表达。

(9)这个姿势狰狞而优美。

(《随风闪烁》)

(10)当时是下午的四五点,狂风大作,

乌云疾驶,树叶翻滚,汹涌澎湃……

(《枪,或以梦为马》)

例(9)是描写舞动的火苗“贴近皮肤”的“姿势”——狰狞和优美,这个反义组合从语义内涵上讲是不可能并列搭配的,表面看来不合逻辑、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在结合语境的阅读过程中,读者却恰恰感到涵义隽永,深刻凝练。我们知道,死亡在林白小说中是一个特殊的意象,即使是毁灭,却往往也是美丽的。“林白似乎对于‘死亡叙述’有一种奇异的迷恋,死亡不仅是她们的归宿,更是她们有生之年中不可抑制的遐想……林白在死亡和这些走向死亡的女人身上同时赋予了浓厚的神秘感和美感,她把死亡写得格外绚烂又极悲哀。”所以,火苗舞动的“优美”和“狰狞”恰恰对应了死亡的“绚烂”和“悲哀”。例(10)是对“我”去机场接南红时的环境描写,连用四个四字格为了凸显当时天气的恶劣,同时也暗示着女性面对这个世界的困窘和弱小。在小说中,林白有意将若干意义相同、相近,或是描述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四字格连用,重叠组合,形成表面语义的过剩,实际上这种形式本身带着作者特定的创作意图。

### 2. 零标点





所谓零标点,是指句子中故意不使用标点符号,一贯而下,一气呵成。例如:

(11)不去看电影独自在幽暗的室内穿衣镜反射出唯一的亮光夜色四合那只名叫吉的狗正张开光滑的嘴露出粉红湿润的舌头这样很快就会变成那个穿月白色绸衣的女人。(《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12)但是你每天早上必须五点半起床做早点然后骑一个小时自行车去工厂上班你迟到五分钟奖金被扣掉于是你一天闷闷不乐晚上回到家准备生炉子的时候又发现煤球已经烧完了。(《我要你为人所知》)

例(11)的描写带有一种诡异、神秘的色彩,不用标点,使句子一气呵成,像是生怕打断了这种氛围。幽暗的房间、房间里的穿衣镜、伸着舌头的狗、白色绸衣女人……仿佛电影里的快镜头,在眼前一闪一闪。例(12)是我对腹中未出世的女儿讲述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压力,零标点的使用使这段话表达了在父权社会秩序下生存的所有女性的艰辛和无奈,以及无处逃遁的悲哀。

变异修辞手法之所以使得语言具有诗性的特点,是因为它符合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的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他就理应延长。”<sup>[6]</sup>一句话,“陌生化”强调新鲜的感受,强调艺术语言的具体形式,为了更新鲜地感知事物,可以在语言中设置抗拒以延长感知,而语词的变异恰恰达到了这样的要求。

林白小说的诗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色彩描摹、句式选择、语言变异等三个方面。色彩词带给了小说画面感,句式的齐整错落使得小说具有诗歌般的韵律和建筑美,语言的变异契合了诗歌语言打破常规的特点。因此,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凸显了林白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

## 二、林白小说诗性风格隐喻成因

林白小说语言中所表现出的诗性特征自然与作者的创作观、个人化的情感倾诉以及女性作家独特的细腻笔触有直接关系,如果用认知语言学理论考量其语言诗性特征成因,隐喻的作用不可或缺。认知语言学认为,人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活动,而这种思维是借助隐喻、借助诗歌描写来进行的。林白小说语言中渗入大量隐喻,隐喻形象奇特,天然和谐,使小说

语言透出诗的气质,诗的韵味,扩展了小说语言结构的张力,文章内涵也得到更深层次的阐发。林白小说的诗性语言不仅是中华民族语言诗意血脉的传承,也是推动文学风格演变的有益尝试。

### (一) 诗性风格形成中隐喻的特殊价值

现代美国学者泰伦斯·霍克斯从词源学上具体解析了隐喻:“英语里隐喻(metaphor)这个词是沿用希腊语的metaphora,而这个希腊词又源于meta(意为‘过来’)和pherein(意为‘携带’),它指一套特殊的语言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一物的若干方面被‘带到’或转移到另一物上,以至第二物被说得仿佛就是第一物。隐喻的类型形形色色,所涉及的‘物’也有多有少,但是,作为普遍规律的‘转移’秩序是彼此一样的。”<sup>[7]</sup>

事实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经验的一种活动。隐喻所涉及的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即其中某一领域用来说明另一领域,被说明的这个领域称作目标领域(target domain),说明的领域称作源领域(source domain)。隐喻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将源领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领域,从而达到重新认识目标领域特征的目的。

“在人类的头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和神话式的思维这样的活动,这种思维是借助隐喻的手段,借助诗歌叙述与描写的手段来进行的。”<sup>[8]</sup>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隐喻一直被看作是最基本的形象性修辞语言,它的运用就是为了创造特殊的生动效果,并大量运用在诗歌语言之中。林白小说语言也正是借助了隐喻的力量才充分显示了诗性的效果,下面就以她最具代表性的“意象”的建构来说明隐喻在其诗性语言的构筑中所起到的特殊价值。

### (二) “意象”建构中隐喻的特殊价值

现代语言学家J. R. 塞尔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使用隐喻恰恰是因为没有任何准确表达我们所意味的东西的字面表达式”,“有时我们感到我们准确地知道隐喻所意味的东西,然而却不能确切表述一个字面的释义语句,因为没有任何传递它意味东西的字面表达式”<sup>[9]</sup>。中国古代的先贤也早已注意到言不能尽意或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矛盾,“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陆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

人类情感的细密微妙、复杂深沉、矛盾交叉的确是从概念到判断、从判断到推理的抽象思维无法有效地完成的。隐喻的一大功能就是表达那些不能从字

面上表达的东西,它借助一定的形象进行烘托、类比、暗示,达到我们想达到的地方——朦胧深远的内在的思想和意义,从而在揭示文学艺术的内在意味和深层意蕴等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价值。

林白小说中最为突出的隐喻运用在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含义深刻的意象:例如多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沙街,象征女性自我观照的镜子,构筑了女性栖息地的窗帘、屏风、阁楼,等等,而所有这些意象都是理解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林白小说的关键。

沙街是一个辽远而神秘的西南小镇的代名词,它的组成元素充满了巫性色彩:深邃的丛林(古老而神秘),常年的雨季(潮湿而阴郁),长长的天井(封闭而黑暗),厚厚的青苔(古旧而落寞),暗红的指甲花(美丽而凄艳),这一切构成了一块与世隔绝、遥远而神秘的土地。然而,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正是人类世界的映照和表现,作者寄予这块土地的是自己对于人类世界的理解,沙街上的男女老少演绎的也都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于是,在林白小说中,“沙街”具有了暗示性符号的作用。

再如镜子,在林白小说中“镜像”意味着女性本来面目的呈现,是女性的本源。它打破了传统叙述中女性“被观看”的模式——将“对镜贴花黄”进行反写,让笔下的女性剥落层层包裹,赤裸地站在镜前观看自己。这种描写似乎超越了读者的想象和文明的禁忌,但是,林白正是以身体裸露的形式表达女性真实的面目——让人们看看摘下云鬓、花黄、罗裳的,也就是去除遮盖和伪装的女性。

不难发现,隐喻具有强大的认知功能,它能表达出说写者的思想,是一座帮助听者由已知到未知,最终达到认识未知的桥梁。它与人类的情感世界相对应,能够表达难以言说的复杂思想和深藏的情感,它打破了抽象思维和语言的束缚,恢复被抽象思维排除在话语之外的丰富联想关系,为诗性语言提供超出其本身含义以外的思想感情。隐喻表达思想感情不是荡漾在字面上,而是蕴藏在字里行间,蕴藏在言外之意的空间,使语言表现出含蓄蕴藉、绵长深远的诗性审美特征,从而揭示出文本的内在意味和深层意蕴。

### (三) 语义重构中隐喻的特殊价值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指出语言符号的两种结构关系,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美籍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逊又以换喻和隐喻进一步阐释了处于纵横两轴上的语言符号系统,它们是两种和人类语言思维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修辞方式。人类的语言实际上是在横、纵两个基本维度上运作,而这两个

维度的特性凝聚在隐喻和换喻之中。话语可以通过类似关系或者邻接关系而展开,前者用的是隐喻性方式,后者用的则是换喻性方式。换喻表现为线性的横向组合结构,词与词按语法规则联结起来,在邻接关系中表现自己;隐喻表现为纵向聚合结构,词语以类似联想聚合在一起,形成纵向序列,它们在类似关系(表现性质或语义上的等同)中表现出自己。这些可选择的由类似联想聚合在一起的词语序列使隐喻成为可能。诗性语言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把这些联想序列的词语带入话语的组合中,从而产生不确定的多义的隐喻含义<sup>[10]</sup>。再来看下面例句:

(13) 想象与真实,就像水和镜子,多米站在中间,看到两个自己。水中的自己,镜中的自己。二者互为辉映,变幻莫测,就像一个万花筒。(《一个人的战争》)

例(13)中的水:流动、纯净、幻影;镜子:固定、反射、映照;与两者相对应的“想象”“真实”则分别具有天马行空的不确定性和原原本本的纯粹确定性的语义特征。作者让多米将自己放置在想象与真实之间,涵盖了这两者所包含的所有典型事件图式,于是,形成了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女性,变化、隐晦、矛盾、复杂、暧昧,具有难以言说的多义性。这个句子中,事实上构成了多层隐喻关系,第一层为想象和水、真实和镜子;第二层是多米和想象与真实、多米和水与镜子;第三层是多米和万花筒。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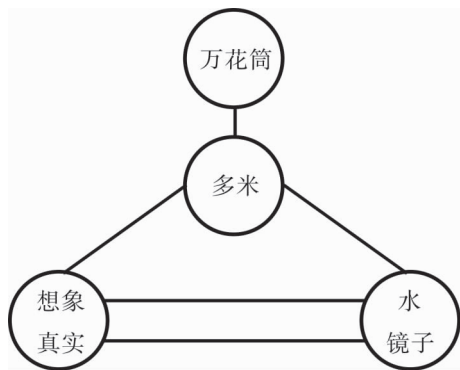


图3

由此我们看到,隐喻涉及两个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特殊的语义网络,或者说不同的语义结构特征。这两个领域的代表事物分别构成了各自的语义场,隐喻中两类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两个不同语义场之间的对立和对比。就像冰山一样,实际出现的词语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下面隐含着整个冰山,即整个语义网络<sup>[7]</sup>。这样,隐喻的实际结果就是构成了象征性、复杂性、多义性的诗性语言。

从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透视林白小说

语言诗性特征的成因,我们发现,隐喻发挥了重要作用。林白小说中的隐喻手法与作者的情感表达相对应,它打破了抽象思维和语言的束缚,为诗性语言提供超出其本身含义以外的思想感情,实现语义的重构与多义。

#### (四) 林白小说实现了民族语言的诗意传承

可以说,诗的语言与科学语言是语言的两极,在两个不同向度走向极致,而中间,是巨大的语言世界。林白小说便是引人注目的个性案例。古典诗文传统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血脉,不仅先在地决定了我们对诗意语言的感知和把握,其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发展历程也证明既有的诗意规律并不违背乃至适应人类的情感认知方式,同时,现代汉语作为现代人表情达意的工具,它诗意生命的产生,也是以现代意识为孕育内核的。林白很好地将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为诗性语言的建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林白小说正是以“陌生化”的诗性语言为读者建构了一个空灵、飘逸、唯美的陌生化世界,使读者对于林白笔下的一切,充满了期待和好奇,她用这样的语言诉说着生命中最本质的渴望,传达着最真实的声音,带来一种全新的语言延伸的审美体验。在我国传统美学中有“虚”与“实”这对重要范畴,“实”表示能为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的客观事物,如高楼大厦、森林高山等;“虚”则是指人的思想、感情的主观世界。我国的古典美学讲求“虚实相生”“化虚为实”“化实为虚”,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事实上就是用“虚”与“实”的互为修饰产生空白点,实现玄远、朦胧、静谧、神幻的审美效果。

林白小说语言充分展示了诗性语言的感性特质,以陌生化和空白点为读者带来一种语言延伸的审美

体验,这种诗性的语言不仅是中华民族语言诗意血脉的传承,也是推动文学风格演变的有益尝试。同时,诗性化的语言契合了作者唯美化的艺术诉求,它实现了作者用自己的语词来寻找现实,使语言获得独立的生命理想,这样的语言拥有自己的灵魂和体态,为平庸的现实带来了光辉。

#### 参考文献:

- [1] 张洪德. 林白:在感觉叙事中飞翔[J]. 南方百家, 1997(3).
- [2] 艾青. 诗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89.
- [3] 张隆溪. 二十世纪文论述评[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343.
- [4] 江南. 汉语修辞的当代阐释[M].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1:187.
- [5] 邓如冰. 林白小说的意象分析[J].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4(9).
- [6] 什克洛夫斯基.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78.
- [7] 束定芳. 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M].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8(6).
- [8] 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47.
- [9] A. T. 马蒂尼奇. 语言哲学[M]. 牟博,杨音莱,等,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 1992:37.
- [10] 陈玲玲. 隐喻在诗性语言中的特殊价值[J]. 广西社会科学, 2004(8).

(责任编辑:王秀坤)

## The Causes of Poetic Feature and Rhetorical Style of the Language of Novels by LIN Bai

JIANG Nan, Zhuang Yua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LIN Bai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personalized writing in literary world, and her novel's language, which is poetic, free and fascinating, and the language manifests in three aspects: poetic color description, poetic sentence selection and poetic language vari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holds that there is a metaphorical thinking in human brain by use of metaphor and poetic description. So, metaphor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when we consider the rhetoric cause of poetic language in LIN Bai's novels. It brings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language extension for readers by using strangeness and blank spot. Conclusion is that poetic language is not only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heritage, but also the useful attempt to push the change of literary style.

**Key words:** LIN Bai's novels, poetic language, rhetoric style Rhetoric style

